

王愿坚文集

第二卷

小说、散文

王愿坚·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王愿坚文集

第二卷

小说、散文

王愿坚·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沈 阳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愿坚文集. 第二卷, 小说、散文 / 王愿坚著. —
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313-5195-5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文艺—作品综合集—中
国—当代 ②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③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0229号

目 录

夜	001
足 迹	007
肩 膀	013
草	020
食 粮	026
标 准	035
启 示	040
路 标	049
歌	058
“同志.....”	065
虹	071
 东山岛	 144
灯 光	159
在烈火和热血中永生 ——纪念叶挺同志	161

香甜的事业

——赞特级售货员张秉贵同志170

历史的丰碑

——秋收起义至井冈山征途纪行180

他，灌溉着……

——悼念茅盾同志192

夜

夜，漆黑。

这是个战斗的夜。远处传来阵阵枪声。

已经是3月末的天气了，可在这黔北山区，深夜里还是很凉的。冷风不停地钻进窗棂，灌到屋里来。

勤务员小韦冷不丁打了个寒噤，醒了。他觉着肩上沉甸甸的，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那床旧夹被披在他的身上了。他紧握着夹被，先向墙角瞥了一眼，看见那块用砖头支起的门板上，毯子还是整整齐齐地铺在那里。再向桌边望望，只见首长依然坐在那里，对着桌上的地图看着，不时抬起头凝神思索一会儿，然后用铅笔在图上画上点儿什么。

小韦坐在竹凳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静静地注视着首长。他看见，这张轮廓鲜明的脸上，眉毛还是那么浓，嘴唇和颌下的髭须还是那么密，可是两颊却明显地消瘦了，就连衣领也宽出了许多。在遵义开过会以后，发这件军衣的时候，本来穿着是正好的嘛。

他轻轻叹了口气，从挎包里拿出一支蜡烛，走到桌边。他一边点着蜡烛，一边低声说道：“第三支啦！”

“嗯，嗯。”首长朝小韦微微一笑，又俯身看图了。

“看，看，”小韦本来想好了话，要劝首长几句的，可话一出口，却变成了埋怨，“一张地图，老是看，也不睡会儿。”

首长抬起头，看着小韦，亲切地说：“你来看，看那里。”他抬手向窗外、向枪声响着的远处一指，“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在干什么？”

小韦向黑夜瞥了一眼：“打仗呗！”

“你再看，”首长站起身，揽着小韦的肩膀，走向窗前，指着不远处一个窗口透出的灯光，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小韦答道。就是水塘边上那所泥墙草屋，几个钟头以前，他曾经摸黑去送过一趟信。“毛主席在那里工作呢。”

“是啊！可你倒要我休息。”首长目不转睛地望着灯光，好一会儿，才深情地说道，“长征的路，有千里万里，我们要把每一步都走好，走出胜利来！”

说完，他从小韦手里拿过蜡烛，抓在手里，又回到桌边。

听着首长的话，小韦觉得心里一亮；可又觉得首长并没有回答他现在考虑的问题。于是又向那空空的床铺瞥了一眼，回到小竹凳上坐下，轻轻地抓起一把碎稻草，填进那床夹被里去。这点儿碎稻草是和饲养员争执了一番才弄到手的，必须瞒着首长填进夹被里才行。俗话说“寸草遮丈风”嘛。天这么凉，从江西带出来的那床旧毯子太薄了，又磨出了好几个窟窿；要是今晚首长能多少睡一会儿，那么，在毯子上边压上这么一床“草被”，就可以暖和点儿了。

碎稻草填完了，再把夹被在门板上铺开，把草摊平；只要在开口的地方缝上几针，这“草被”就做成了。小韦正兴冲冲地理着针线，忽听桌子上“吧嗒”响了一声。他扭头看去，只见首长依然端坐在那里，右手还是握笔的姿势，铅笔却掉到了桌子上；左手握着

经积了拇指大的一堆。

“他睡着了……他，太累啦！”小韦眼眶子一阵发酸。自从长征开始，他被调到首长身边工作，这样的情景他见过不是一回了。他连忙奔到桌边，轻轻地扳开首长的手指头，把蜡烛拿过来。他一面往桌角上滴下烛油，安放蜡烛，一面编出了几句“厉害”点儿的话，想狠狠地埋怨一番，可是，就在这一霎，他改变了主意，又轻手轻脚地回到了竹凳上。

他托着下巴，定睛看着首长。一分钟，又一分钟……首长——这个把自己的生命和精力一点一点挤出来，献给了革命战争，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人，还是那样端端正正地坐着，但是小韦的心头却轻松多了。他高兴地想道：“睡吧，哪怕就这么坐着睡一会儿也好哇！”

突然，门外传来了脚步声。小韦吃了一惊，慌忙扑向门边，可是已经迟了。门开了，军委卢参谋走进来。他急匆匆地敬过礼，走向桌边。

首长一怔，抬起了头，问道：“你来啦？什么事？”

卢参谋把一份电话记录递过去。首长接过了文件，默默地看了看，捏着文件的手慢慢地搁在地图上。

卢参谋打开笔记本，握住了铅笔，注视着首长。

一两分钟过去了，首长没有说话。

为了不打扰首长思索，卢参谋绕过桌子，来到小韦身边。他用铅笔敲了一下小勤务员的鼻子，奇怪地问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啦？看这嘴撅得能挂住个油瓶……”

“这风……”小韦扭头擦了擦眼睛，声音哽咽，“你呀，来得真不是时候……我，我刚刚给他偷来了几分钟，又叫你给抢走了……”

说话声惊动了首长。他轻轻咳嗽了一声。

卢参谋掏出怀表看了看，慢慢走到桌边，俯身低叫道：“周副主席！”

“嗯，”周副主席漫应着，转过脸来，招呼卢参谋坐下。

卢参谋简要地报告了情况：先头部队根据军委的命令，就利用这漆黑的夜，胜利突过了乌江。现在，部队正在乘胜向前发展。关于下一步的行动，部队有几个问题向军委、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。

周副主席伸开双手，重重地在脸上搓了两把。手掌擦在髭须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他把文件放在面前，一面剥着手背上的蜡油，一面仔细阅读着，读完了，略微想了想，然后向卢参谋说道：“部队过江以后，继续按照军委的部署，向东南方向前进！”他指着地图，“就在这一带，寻求新的时机！……”

“是。”卢参谋迅速记录着。

“要加强政治工作。”下达完命令，周副主席补充道，“告诉部队，毛主席安排的全军佯动的行动，完全成功；敌人被调动了，乌江以南空虚了，我们就一下子插到敌人心脏里去。看，敌人很听话哩！”说完，他快意地笑了。

在这爽朗的笑声里，卢参谋收拾好文件、笔记本，转身要走。周副主席又叫住了他：“行军序列要安排好，尽量让暂时不行动的部队休息，多睡一会儿也是好的。”

小韦扭亮了手电，送卢参谋走出门去。在门口，卢参谋低声嘱咐道：“看见了没有？首长眼睛都熬红了。你可要提醒他注意休息啊！”

小韦委屈地点了点头：“谁说不是呢！他还是在过赤水河的时候，站在河边靠着马鞍子打了个盹，到现在，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啦……”

听到背后的脚步声，小韦把话停住了。他望着向门边走来的首

长，看出了什么，慌忙指着门外，提醒地说：“看，天这么黑……”

“黑夜？好哇！”周副主席也看出了小韦的意思，笑着把话接过来，“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黑夜里，行军，打仗。走好了，打赢了，胜利的明天就是我们的啦！”他亲切地抚摩小韦，却又略带责备地说，“你这个同志呀，刚才卢参谋来了，怎么不叫我一声？”

小韦噘起了嘴：“你，你老是不肯休息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，两大滴泪水忽地涌了出来。

“嘿，看你……”周副主席扬起衣袖，给小韦揩着眼睛，“这孩子！你今年才十五岁，对不对？”

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？小韦点点头，不解地望着首长。

“等你再长大一些，你就会了解我们了；你就会明白：应该这样做！”周副主席把话略停了停，像是让这年轻人嚼一嚼话的味道，然后，又指着门外，充满感情地说：“想一想，在全中国，还有全世界，有多少劳苦的人，有多少像你这样的孩子，他们的生活还像这黑夜一样黑、一样冷啊！我们共产党，我们红军，就是要加倍地工作，工作，让他们看到太阳，得到解放。”

小韦深情地看着周副主席。他觉得，这个人，这个极度疲劳又浑身是劲的人，仿佛全身都发着光。这光，照暖了，也照亮了他这个少年红军战士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一个巨大的问题，一下子闯进了这个小红军的心：每个人都有同样多的时间，每个人都有醒着和睡着的时候，可是，一个红军战士究竟应该怎样利用这一切，去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坚持战斗？

他长了十五岁，想到这个人生的大问题，还是第一次。

他霍地转过身，摘下墙上的驳壳枪，一下子背到了身上，紧抓着手电筒，大步来到周副主席身边。

周副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又扬起手掌，在脸上搓了搓，随即拍了拍小韦的肩膀：“走吧，到前边看看去！”

小韦没有再说什么。他扭回头，又看了看墙角里那张门板，伸手抓起那床“草被”，用劲一抖，把里面的碎草倒掉，把夹被轻轻地披到周副主席的肩上。然后，紧跟在首长后面，一弓身，钻进黑暗里去了。

夜，漆黑。

枪声更紧了。

1976年12月19日

足 迹

拐过那道挂满冰柱的断崖，大雪山的山顶就在眼前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山背后突然腾起了一片雪雾，冷风推送着一大片浓黑的乌云，疾速飞来，遮得天昏地暗；接着，风吹起的积雪，夹着天上飘来的大片雪花，劈头盖脸地落下来。远处的山峰，近处的断崖，都笼罩在一片雪帘雾幛里，前面部队刚踩出来的路径又模糊不清了。

指导员曾昭良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大风雪，忧心地摇了摇头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把搀在病号腋窝里的那只手攥紧了，又吃力地向前走去。

他是在部队行进到山腰，就要进入积雪区的时候被指定参加团的收容队的。一路走着，他收容了三批因病掉队的同志，组织好人力，把他们送向前去。他本来可以走快些，赶上本队。可是，就在半个小时以前，他遇上了这个病倒在路旁的同志。搀着一个同志走，就慢了，终于没能赶在起风之前翻过山去。

路，越来越难走了。曾昭良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涨大了几倍，眼前迸散起一串串金星。两腿好像被积雪吸住了，足有千斤重，每

挪动一步都要积攒浑身的力气。特别难耐的是胸口，好像猛地塞进了大团棉花，透不出气来；心跳得怦怦响，似乎一张口那颗热乎乎的心就会一下子从口里跳出来。这时候，要是能够坐下来歇歇，该有多好啊！可是不行。还在接受收容任务的时候，他就听说过：山顶上空气稀薄，在身体衰弱又极度疲劳的情况下，只要一坐下，就再也起不来了。

被搀扶着的病号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。他停住了脚，倚在曾昭良的肩膀上，说道：“我可是一点儿劲也没有啦！”他喘了几口粗气，仰起脸，乞求道，“同志！听我说，把，把我扔下，你……”

“瞎说！”曾昭良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。像是为了回答，他更加快了脚步。

“力量……”走了一阵，那个同志又说话了，“这会儿，要是有人能，能把力量这种东西，给，给我们，哪怕给上一点点……”

曾昭良咧开干裂的嘴唇笑了笑。这同志说的，和他这会儿想的，竟然一模一样。可是，这种事，在心窝里想想也就罢了；要不，也只有神话里才会有。现在，在这鸟兽都绝迹的茫茫雪山上，在人们最后一丝丝力量都快用完了的时候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？他把口气放软了些：“别说傻话啦，同志，把剩下的力气省着点儿，我们能爬上去！”

一步，两步……尽管走得很慢，雪路却终于一尺一尺地移到身后去了。约莫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奋斗，他们终于走完了这段艰难的路。

当两个战友互相依傍着跨出登上山顶的最后一步以后，那个病号脑袋一歪，倚在了曾昭良的胸前。曾昭良也发现，自己已经把最后的力气都在这一步里用完了。

可是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曾昭良却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。只见在

这不大的雪坪上，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好几个红军战士；还有几个人大概是刚刚赶到，正摇摇晃晃地寻找着地方，准备坐下来。看来，这些同志也刚刚经历了在暴风雪里翻上山顶的一场搏斗，已是精疲力竭了。

曾昭良的心像是被谁揪了一把，又紧又疼。他忙扶着病号站好了，指着下山的路，嘱咐几句，然后，脚步踉跄地向一个坐着的战士走去。但已经迟了——那个同志的胸口已经和胸前的手榴弹一样冰冷，再也起不来了。他把手榴弹袋取下来挂在肩上，又奔向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司号员。可是，就在他刚刚抓住小司号员的肩膀的时候，那个被他扶上山来的病号却噗地坐下了。

曾昭良焦急地跺了跺脚：“怎么办？”

像是回答他的问话似的，一只手伸了过来，挽住了小司号员的另一只胳膊。

曾昭良的心头立时松快些了。他抹去了眼角上的雪水，定睛看了看来人。这人穿一身普通的红军单军衣，只是面容有些特别：连鬓的胡须上挂着冰碴，堆着白雪，浓密的眉毛上沾满了雪花，看上去简直像神话里的老人了。那双眼睛，那么和善、亲切——这是一双熟悉的眼睛，可是到底在哪里见过，曾昭良却想不起来了。

那人深深地喘息着，显然也在积蓄着力气，过了一会儿，才点头示意：“来！使劲！”

两人一齐用力，把小司号员搀了起来。

这时，曾昭良才发现，就在这人的身后，跟着上来的三四个同志，也都分散开来帮助坐下的同志去了。

那人爱抚地扬起袖子，掸了掸司号员脸上、头上的积雪，然后扭转身，向着山顶上的人们说道：“同志们，革命，需要我们往前走哇！”

这话声音不高，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顿时，坐下来的人们都一齐向这人望过来。那一双双眼睛里，都闪出兴奋和喜悦的光彩。人们低声传告着什么，有的在努力往起站，有的已经在同志的帮助下站了起来。人们扛起了枪，挽起了臂膀，结成了一条人的长链，缓缓地向着下山的路移动了。

曾昭良看见，刚才他搀的那个病号正和走过身边的一个人说着什么，忽然，他一按雪地爬了起来，蹒跚地往前走去。快要走到身边的时候，曾昭良连忙伸手去扶他；他却坚决地把手推开，昂起头，说了声：“我能走！”

“这都是因为他，和他刚才那句话的力量啊！”曾昭良怀着深深的敬意望着那个同志，暗暗想道。

一个警卫员模样的人，扶着一个炊事员来到那人身边，低声地说道：“走吧，你身体不好。”

那人轻轻拂去警卫员伸过来的手，没有应声。他默默地望望山后，又看看曾昭良。突然，他把一只手搭到了曾昭良的肩头上，问道：“是党员吗？”

“是。”曾昭良回答。

“你累了吧？”

曾昭良望着那双亲切的眼睛，点了点头。

“是啊，困难！”那人深深地喘了口气，“可是，要是不困难，要你，要我，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呢？”他手抚胸前，喘息了几下，又向曾昭良靠近了些，压低的声音里透着关切，“同志！——你看见了，这里需要留下一个人。”

“是，需要。”曾昭良应了声，思索着这话里的意思。

那人伸手摸了摸曾昭良的衣服，然后抚摸着自己身上，又打量着周围的人。曾昭良思忖道：“他大概是想给我找一点儿御寒的东

西。”可是，他身上除了那件单薄的军衣，又有什么富余的衣物呢？

警卫员显然弄错了首长的意思，连忙打开皮包，把纸和铅笔递过来。

那人笑了笑，拿起铅笔，向着手上哈了口热气，然后飞快地写着：“不要停下，继续前进！”

曾昭良完全明白了自己的任务。他严肃地立正，问道：“这命令是……

那人微微一笑，在命令的后面签上了三个大字。

曾昭良看着这个整个红军都衷心敬爱着的名字，顿时，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。啊，这个带着疾病、挂着满面霜雪、和他一道走过这段艰难道路的人，这个和红军战士们肩并肩、心贴心的人，就是协助毛主席统率全军、组织这万里长征的人啊！

“是！周副主席！”曾昭良激动地接过命令，举手敬礼，并且庄严地复诵着，“不要停下，继续前进！”

“同志！”周副主席沉重地点了点头，“我们要走的路，还很长很长。这路上，有各种各样的关口。共产党员就要出现在这些关口上！”他紧紧地握住了曾昭良的手，“好，你带走一批之后，把任务再交给下一个同志。”

说罢，他搀起了小司号员，向前走去。

走了几步，他又回过头来，关切地嘱咐道：“同志，记住！千万不能停下啊！”

风雪更紧了。

曾昭良紧握着命令，深情地望着长征部队走去的方向。只见敬爱的周副主席，搀扶着战士，迎着迷茫的风雪，在大步走着，走着……

在他的身后，在这千年积雪的雪山上，留下了一长串深深的

脚印。

看着，看着，一串感激的热泪，滚过他的腮边，滴到了衣襟上。

看着，看着，他明白了：不是幻想，不是神话，确确实实就有那样的人，能够把战士的心照亮，能够把战士心底蕴蓄着的力量唤醒，能够把自己的力量交给别人——无私地交给别人。

1976年12月20日